

蓼莪

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学生 邵汲引

厥初生民，时维姜嫄。生民如何？克禋克祀，以弗无子。

远古的黄土地，数年前的一天，一位农民在虔诚地祈祷。一个婴儿呱呱坠地。农民用握惯了锄头的手轻轻地抚摸着，黧黑的脸上布满了笑意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

在他还没有学会走路时，就被父亲放在田埂上。此后的每一天，从日升到日落，从春分到冬至，父亲都在同一块土地上，以同一个姿势，挥舞着同一柄锄头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他蹒跚学步时，父亲的肤色黧黑发亮；他牙牙学语时，父亲的汗水浸透土地；他懵懂无知时，父亲的后背巍巍如山。他记得，他稚嫩的声音曾在田间回响，立志要用自己的力量，让父亲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；他记得，父亲的皱纹中夹着晶莹的汗水；他记得，听到这些，父亲一下挺直了脊背，眼眶红润，脸上却布满了笑意。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萍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

十五岁的他，已经是一个肩宽背阔、手掌上有一层薄茧的男子汉了，也是村头巷尾人人称道的孝子。在他

的成人宴上，父亲杀了一只羊和几只鸡，摆了几大桌的酒席，村中人人都道阔气。宴后，面对着宾客留下的一片狼藉，他默默帮着父亲整理。父亲捶着开始佝偻的后背，看着身旁的儿子，脸上布满了笑意。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春风吹过河面。不知何时，一袭白色的身影撞进了他的心里。那乌木般的秀发，那流苏般的纤腰，那惊鸿般的身影，总是在他的眼前浮现。他常常丢下锄头，冲到河边，等待着白色身影的出现；他常常在已是夕阳西下或是月影婆娑的晚上，立在田头，望着耕好的田地发呆；他也常常踏着漫天星辰回到家中，望着睡梦中依旧眉尖微蹙的父亲，想起儿时许下的诺言，心中有丝丝惆怅，挥之不去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
六礼既成，张灯结彩。终于，他成亲了。新人身上大红的喜服，人人桌上的酒肉小菜，还有迎亲时的车马花轿，都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，在村中一时风光无两。父亲的腰更弯了，脸上的笑意写满了疲惫。谁都能想到，这些是由一个父亲无数日夜的辛苦劳作换来的！谁

也没有注意过，父亲的脸上，已经多久没有过笑意。如今的他，眼中只有一对喜烛，在风中摇曳。他终于过上了父亲以前的生活，他知道自己以后也会变成父亲，会哺育孩子，奉养双亲，就如以前的父亲。
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

战鼓的喧嚣打破了田园的宁静，他放下锄头，扛起戈矛。战争使平静的一切戛然而止。婚后不久，战端骤起，他无奈从戎，奔赴沙场。他奋勇当先，杀敌无数。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卒，他成长为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将领。他屡建奇功。他的部队所向披靡，势不可挡。传说他亲手埋入风沙中的枯骨数不胜数，传说他像狼一样狡诈，像狼一样强大，像狼一样凶狠。

可是狼也有弱点，它的弱点是腰。而他的弱点是家。战争一打多年，他多次梦回家乡。他梦见父亲，脖子上被架着利刃，站在他面前。他凝视着父亲的面庞，父亲凝视着他的面庞，同样的，他们都没有听到敌人讲话。忽然，父亲笑了。时隔数年，他终于又看到了父亲的笑，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，每条皱纹中都夹着沧桑，可父亲偏偏又笑得那么认真，

那么执着。终于，敌人不说了，父亲也不笑了，闭眼狠狠地撞在利刃上。天地，在那一刻，静了。他也终于喷出了他压在舌尖百转千回的那个字：“攻！”于是敌人最后的领土也被攻陷了，他们大获全胜……梦醒时分，他早已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

战争结束，他战功赫赫，受到嘉奖。他衣锦还乡，却在村口得知父亲过世的消息！他不曾想到，他会赢了战争，输了亲人！父亲脸上的皱纹，紧锁的眉头和粗糙的双手一起涌上他的心头。他跪在父亲墓前，从日升到日落。他踉跄地撞开家门，回到曾经的家中，他忽然记起了父亲的笑，梦中父亲生命最后一刻时的狂笑；父亲在他婚礼上的大笑；父亲在他成人礼时的微笑；父亲在他幼年耕地时脸上的憨笑……都是一样的温柔，一样的宠溺。他忽然哭了，肩头颤动，哀哀欲绝。

忽然，一丝凉风从窗口吹了进来。

屋外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屋内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



周末，学生跟着家长到北京天文馆参观，了解星空和太阳系。
本报记者 蔡文玲 摄

山满目

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生 李 锴

一年之中这里都能最早看到日出，但对于漫坡的铃铛花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。催上梢头的朝晖无情地扫过被气涡直撞的轮生叶片，紧贴岩壁也无济于事，蔫蔫地毫无润活之息。密毛覆盖的短根紧把着已四面透风的石基，铃铛花只能结出生锈的铜铃了。与太阳倒班的，是密不透风的云墙。大量降水坠下，透过饱受侵蚀的岗土，流走了。回望，悻悻然，木兰芳华尚存。宽卵形纸叶如花开放，沿脉被毛、侧脉编网，托叶痕深刻其间。太阳自云下来，又在云中隐去。这里的光照时间最长，却只有铃铛花和木兰遥遥相望。

积云不知何时形成的，充沛的降水孕育出丰润的云海，一天之中，层叠翻滚，却又不曾褪去。白浊之间尽是绵密的水滴，叶片飘落，穿云一瞬已是浸透。朦胧中，胡桃蹲隐着身形，但偌大的树冠还是在重霄之上铺展。厚积的云奋力拉扯，以至胡木枝干没在表间。腺毛簇拥着苞片早被打湿，偎蜷在枝头打颤，下垂的茱萸花序则缩进了卵圆小叶。一月的花期顷刻即逝。

高达40米的嵩木为积云嵌入桩柱，遒劲的桤实稳托着云挡。成团的棉絮由胡桤上拉下举、丝扣缠绕，从胡冠到嵩基。耸立的树头分生大量针叶，倒楔形的叶根斜长着匝实的钝齿，加之不起眼的灰褐颜色和弥蒙的绒屑构成细距缩影，将周围的一切尽数微然显现。小雨每天淅沥却不曾倾盆，寒冷的冬季季风触不到，怡然顺

于这轻佻的帘动。

山前断裂带和西麓断裂带在这交汇，古老的地层不断抬升、挤压，构成深壑峭崖。当寒流冲出蒙古高原，便在此地停脚，结合空中密集的水幻出霜雾，垂在云下。无语的白榆挺着灰白色树干与其融为一体。无论多么低调、无论如何掩藏，依旧躲不过来袭的气流。无数光滑的柔枝被直接撞断，几棵幼树也在风中打着晃叹息。气浪卷着断枝抽得树干噼啪作响，裹挟的雨滴直接砸向树皮表面的深纵裂痕。早就落光榆钱的树，光秃秃孤零零立在纵沟深壑之间。

两条断裂带硬生生掰开石岗，任由流下的雨水冲刷、侵蚀出无数小孔。层流在这里涌动，积水成烟。水烟散漫，或归入霜雾经久徘徊，弥天的凝晶在空中悬浮，慵懒地挪动。脚下俨然一处陡坡，几千年来的地壳运动使得断块掀斜抬升造就极度光洁的倾面，数条水龙由这里飞湍而去。流水经处，潭瀑交错，被蒸腾的水汽遮裹得严严实实。

向下穿过云层，从雾底钻出，恍入桑树之属。只是近日兜头的疾风扫落了所有金黄，只得寥寥几桩矮木展着一蓬棕黄虬枝，坚硬的条茎脉络合纵，哂笑云卷舒。枯草倒是一簇簇乱糟糟地散布，却无力摆动。风沙起处，裸露着基岩，上面凸起的棱线，逐渐变得圆润模糊。

抬眼远望，不得群山。何曾空念远，只见山满目。

(推荐教师：侯晓晨)

微观校园

谁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？

今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刚刚公布，马化腾在大中华区名列榜首，且身价比马云和刘强东加在一起还多。钱的多少并不是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。他成为中国的首富也有众多原因。但从他对待陌生人的态度看，可以找到一些成功秘诀。

话说马化腾大学毕业后，起初在网络上兼职当站长。对于陌生网友提出的各种问题，他都会认真解答。有网友提出见面聊聊的要求，他也会赴约。一次，一位浙江宁波的网友提出见面的请求。他放下手头的事情，迅速和网友见了面。正是受到此人创业的影响，他才决定辞职创业。这个陌生人

是谁？正是今天网易的丁磊。

拒绝一个陌生人有无数个理由。如果当时没有去见丁磊，或许今天的首富就不是马化腾了。

人们都说无巧不成书。实际上在现实中同样充满无数的机缘与巧合，就看自己能否抓得住。

“谁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？”讲的就是未知与偶然。但如果能随手带把雨伞，那么哪片云彩下雨不就都不怕了吗？在英国访学时，每次出门时房东老太太都提醒我带伞。起初我并不以为然，反而嫌她啰嗦。但有一天，晴天却下起了太阳雨，自己被浇了个落汤鸡。打那起，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老太

太的提醒太有必要了。

有人或许会说，谁知道那个陌生人竟会是丁磊呢？对此，还有一句话可以从中受到启发。“不知道将来这个人会怎么样，所以要善待遇见的每一个人。”马化腾善待了丁磊，丁磊回馈了马化腾，也成就了两个商界翘楚。

我之所以对这个桥段感触颇多，是因为现在的学生普遍存在一种距离感。在校园里见到人总是一脸的冷漠，有种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傲。即便是遇到给自己讲课的老师，也常视而不见。我主张强化自我保护意识，但在安全性有保障的前提下，还是要善待所遇到的每

个人。

善待陌生人不仅是一个人的素养、修养、涵养的体现，更是为了现在、将来创造更多的沟通、交流、合作的机遇。每一次面对陌生人的微笑，都可能为明天的成功埋下伏笔。每一次对陌生人伸出的援助之手，都可能为自己找到事业上的贵人。

在生意中、在生活中，我们每年、每月、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陌生人。他们中间一定有您的“丁磊”。所以，不仅要善待熟悉的人，帮助过我们的人、对生意直接有用的人，还要学会善待每一个陌生人。

(铁 铮)